



# 月满曾照繁华处 细品大观园阴晴圆缺

王小柔

《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》,(清)曹雪芹著,(清)脂砚斋评,周汝昌校批,周丽苓、周伦玲整理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10月出版。

依从部分版本的“锦毡”,而是据庚辰本,戚序本定为“麕毡”——“麕”是西域粗厚毛织物,多用于户外实用铺陈,与“锦毡”的华丽轻薄相比,恰暗合贾府“外强中干”的处境;昔日中秋必是“锦毡围坐、绣屏映月”,如今却只能用“麕毡”将就,连体面都要掺几分“实用”的无奈,这份细节里的兴衰,若非周汝昌先生校订还原,很容易被读者忽略。

不多时,笛声从桂花树下飘来,像极了江南水乡的渔歌。众人都停了杯箸,肃然听着,风一吹,桂花瓣落在酒杯里,漾开一圈浅黄的晕。周汝昌先生在批点中曾言“此等境界与热闹喧嚣迥然不同,所谓雅俗之分亦不外乎此”,确实,此刻的笛声没有往年《太平令》的欢快,却多了几分“烦心顿解,万虑齐除”的通透,让席间的怅惘都淡了些。可这份通透并未持续太久,邢夫人的媳妇忽然来报,说贾赦出去时被石头绊了腿,贾母忙命人去,又催邢夫人回去照料。周汝昌先生对“贾赦绊腿”这一细节的批点耐人寻味:“不是弄[算]贾敬,却是弄[算]赦死斯[期]也”——在周汝昌先生看来,这看似偶然的意外,实则是曹雪芹埋下的“命运伏笔”:贾赦作为贾府长房,他的“绊腿”暗喻家族前行的受阻,连家族的“顶梁柱”都已步履维艰,贾府的衰颓已在这中秋夜的小事里悄然显露。

尤氏见贾母担心,笑着说“老祖宗别担心,我今日定陪您到天明”,贾母却忽然想起什么,忙道:“是我忘了,你公公去了才两年多,孝服未满,怎好让你撤下家里。”尤氏红了脸,说:“陪着老祖宗,比什么都要紧。”那时月光正斜照在尤氏的鬓角,她鬓边插着一支素银簪子,没有缀宝石,倒衬得月色更清了。孝服的素淡与中秋的团圆,本就透着矛盾,而这份矛盾,恰是贾府当下处境的写照:表面的团圆之下,藏着太多难以言说的悒悒。周汝昌先生在新增的补评里提到,“尤氏的‘留’与邢夫人的‘去’,一静一动,恰是贾府内部‘分崩’的初兆”,这份晚年补评,让这一细节的深意更显清晰,也让读者更懂这中秋夜宴的“厚重”。

夜深了,鸳鸯拿来软巾兜和斗篷,劝贾母歇息,贾母却摆手:“要陪这月色到天明”,又斟了杯酒,望着天上的圆月亮说:“这月亮也奇,年年都是这样圆,可看月亮的人,却年年不同。”周汝昌先生在批点中借贾母的反应点出深意:“贾母年高带酒之人,听此声音,不免有触于心,禁不住望下泪来。”这笛声已不再是

单纯的助兴,而是成了贾母愁绪的触发点,它吹的不是月色,而是岁月的流逝、家族的变迁。此刻的中秋夜宴,没有了往年的喧闹,却多了几分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厚重,而周汝昌先生的校订与批点,正好帮我们读懂了这份“厚重”背后的唏嘘。

## 诗行里的清辉与命运谶语

黛玉是最先离席的。湘云怕她对着热闹反而伤感,便笑着说:“咱们去找个好地方赏月,比在这里凑趣强。”两人沿着山坡往下走,便到了凹晶馆。湘云指着此处景致笑道:“这山之高,就叫作凸碧。山之低洼近水处,就叫作凹晶。”说着,湘云便引经据典:“这凸凹二字,历来用的人最少,如今直用作轩馆之名,更觉新鲜,不落窠臼。有爱那山高月小的,便往那里来。有爱那皓月清波的,便往那里去。”还特意提到陆放翁“古砚微凹聚墨多”的诗句,说:“还有人批他俗,岂不可笑。”黛玉听了,也补出江淹《青苔赋》、东方朔《神异经》中的典故,笑道:“也不只放翁用,古人中用者太多。”周汝昌先生在此处批点道:“此表示黛玉之读书亦多,然虽曰湘云、黛玉读书多,实则雪芹读书多之偶一流露,真不可及也。”这份批点,正是周汝昌先生毕生红学研究心得的体现:他不只是校订文字,更能透过人物对话,看到曹雪芹“以人物显学识”的笔法,让读者明白,凹晶馆的“凸凹”二字,不只是景致命名,更是作者文化底蕴的投射。而书中双色套印的格式,让原文与周汝昌先生的批语清晰对照,读者一眼便能看清“人物对话”与“作者深意”的关联,这正是这部校订本的贴心之处。

月光落在池面上,粼粼如“晶宫蛟室”,微风一过,“皱碧铺纹”,连空气都似被洗过一般,清透得能看见桂树的影子落在水中。湘云忍不住蹲下身,伸手去碰池里的月影,指尖刚碰到水面,月影便碎成一片银鳞。惹得她笑出声来:“你看这月亮,倒像个顽皮的孩子。”黛玉也笑,挂了两个湘妃竹墩坐下,顺手摘了片身边的桂花瓣,放在鼻尖轻嗅:“这样的月色,若不联诗,倒可惜了。”

湘云正中下怀,指着池边的栏杆:“咱们就数这栏杆的直棍定韵,从这头到那头,数到第几根,就用第几韵,新鲜得很。”两人起身数了,正好十三根,湘云哑语:“偏是十三元,这韵少,作排律可难了。”黛玉却笑着说:“难才有意思,咱们试试谁强谁弱。”她先起句:“三五中秋夕。”简单直白,却把中秋的时辰点得明明白白;湘云想了想,对:“清游拟上元。”把今日的清雅与上元的热闹对比,倒也贴切。接下来的联句里,“匠地管弦繁”“谁家不启轩”尚带着夜宴的余温,“新闻语笑寂,空剩雪霜痕”却已染上了人散后的清寂——诗句的意境变化,恰是园子里氛围的缩影,从热闹到冷清,从团圆到怅惘,都藏在这一句句诗行里。

最妙的是后那两韵。湘云正想着下句,忽然瞥见池里有个月黑影,以为是鬼,便弯腰拾了块小石片扔过去,只听“咚”的一声,月影荡散了又聚,竟从黑影里飞起一只白鹤,直往藕香榭而去。这偶然的景致,却成了诗中最灵动的一笔,

湘云灵光一闪,脱口而出:“寒塘渡鹤影。”周汝昌先生在批点中揭示了这一句的深意:“湘云于赏月时却偏偏想到坐船,乍看令人不解,然若考知日后宝湘二人重逢时乃是船上之事,便悟此种皆是巧妙之伏笔也。”周汝昌先生通过对红楼后续情节的考证,将“鹤影”与湘云未来的“漂泊”命运关联,让这一句诗不再只是写景,更成了“命运谶语”。而他在新增补评里进一步补充,“鹤在古意中是‘高洁之魂’,湘云的‘鹤影’,是她虽历经漂泊却不失本心的写照”,这份解读,让诗句的内涵更显丰富。

黛玉听了“寒塘渡鹤影”,又惊又喜,跺着脚说:“这一句太妙了,‘寒塘’‘鹤影’,连月色都在里头了。”她望着池里的月影,想了半日,忽然笑道:“我有了”,便念出“冷月葬花魂”。湘云拍手赞好,却又轻声说:“只是太颓丧了些,你还病着,不该写这样过于凄楚奇谲之语。”周汝昌先生在此处的批点一针见血:“湘云已知此句于黛玉之现状与后情相关”。在周汝昌先生看来,“冷月葬花魂”不是简单的抒情,而是黛玉命运的“提前书写”;“冷月”是她孤高性格的写照,“葬花魂”则是她悲剧结局的预告。此前黛玉葬花时吟“依今葬花人笑痴,他年葬依知是谁”,如今“葬花魂”一句,正是对“葬依”的呼应,她不仅要葬“花”,更要葬自己的“魂”。周汝昌先生通过梳理黛玉前后期的情感脉络,让这句诗的“悲”有了源头,也让读者更懂黛玉此刻的“对景感怀”,成了对生命归宿的清醒认知。

此刻的凹晶馆,月色依旧,笛声隐约,诗行里却藏着沉甸甸的命运。若没有周汝昌先生的批点,我们或许只会惊叹于“寒塘渡鹤影,冷月葬花魂”才情,却难读懂其中的谶语与伏笔。他像一位“解味人”,帮我们拨开月色的清辉,看见诗行背后的人生况味。而这部校订本收录的数千条脂批,更让我们明白,脂砚斋早已看出这两句诗的深意,只是批语素简,经周汝昌先生梳理后,“诗谶”的脉络才清晰可见,这正是《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》的价值:它不仅是对文本的校勘,更是对“红楼精神”的解读,让我们在欣赏中秋雅集的同时,也触摸到了人物命运的温度。

## 茶香里的暖意与生命哲思

两人正对着诗句出神,忽然从栏杆外的山石后转出一个人来,却是妙玉。她穿着素色的僧衣,手里提着个竹制茶笼。黛玉和湘云都惊了,妙玉却笑着说:“我听见你们赏月联诗,顺脚过来的,这清池皓月,配着好诗,倒让我舍不得走了。”周汝昌先生批点道:“批书人即书中人,现身说法。”这份批点看似简单,却点出了妙玉“现身”的深意——她不是偶然出现的“过客”,而是曹雪芹特意安排的“暖意使者”,为这悲苦的中秋夜注入一丝希望。

三人一同往栊翠庵走来,妙玉唤小鬟起来烹茶,自己则取了纸笔:“你们的诗好,我替你们写下来,免得明日忘了。”小鬟端来刚沸的泉水,妙玉用茶匙取了些雨前龙井,放进汝窑的茶盃里,注了水,不多时,茶汤便泛着浅绿,漂着两片鲜摘的桂花。“尝尝这茶,用今秋的桂花熏过,暖身子。”妙玉把茶盃递给黛玉和湘云,自己也端

了一杯,这杯茶,不仅暖了夜里的凉意,更暖了诗中的悲苦,让凹晶馆的清寂有了烟火气。周汝昌先生在批点中特别提到,“妙玉烹茶用‘雨前龙井’,配‘今秋桂花’,不是随意写来,而是暗合她‘出家而未出世’的身份”,这份对细节的解读,让妙玉的形象更立体,也让这中秋夜的“茶暖”有了更深的意味。

写罢二人的联诗,妙玉忽然说:“我也续两句,给这诗添点暖意。”她提笔一挥而就,续诗从“香篆销金鼎,脂冰腻玉盆”到“钟鸣枕翠寺,鸡唱稻香村”,其中“钟鸣枕翠寺,鸡唱稻香村”一句,尤为精妙。“钟鸣”“鸡唱”是黎明的象征,暗示即便此刻月色清冷、诗境悲苦,天明后仍有新的希望。黛玉看了,笑着说:“‘钟鸣’‘鸡唱’,倒把天快亮的意思写出来了,这悲凉里,倒有了盼头。”周汝昌先生在批点中对妙玉的形象有深刻解读:“观此句方知妙玉虽出家,但不忘自己是闺阁中人。此即透露其内心深处,其身份、性情全与世俗僧尼大有区分。”在周汝昌先生看来,妙玉的续诗不是出家人的“超脱”,而是闺阁女子的“关怀”:她懂黛玉、湘云的凄楚,却不愿她们沉沦其中,便以“黎明”的意象提醒她们黑夜终将过去。

妙玉续诗的结尾“有幸悲何继,无愁意岂烦。芳情只自遣,雅趣向谁言”,周汝昌先生曾对“芳情”二字有过审慎的讨论,这份思考也收录在新增的万余字补评中:“‘苦情只自遣,雅趣向谁言’一联。苦字是我早年《石头记会真》本所定。今日思之,离骚曰‘苟余情其信芳’之语,然则妙玉岂暗用屈原之名句乎?若然,当改从他本作芳情为是矣。”这份对“一字之差”的推敲,不仅体现了周汝昌先生治学的严谨,更揭示了妙玉的心境:她不是“苦情”的沉溺者,而是“芳情”的坚守者,即便出家,仍保有闺阁女子的雅致与韧性。这种解读,让妙玉的形象更立体,也让中秋的意义更丰富,它不是一味的团圆或悲苦,而是在悲苦中坚守希望,在缺憾中寻得雅致。

天快亮时,黛玉和湘云辞了妙玉出来,月色已淡了些,东方泛起一层浅浅的鱼肚白。此刻的她们,或许还不知道未来的命运,但在这中秋的清晨,在妙玉续诗的暖意里,她们感受到了一份平静:热闹有热闹的好,清寂有清寂的妙,团圆有团圆的暖,缺憾有缺憾的真。周汝昌先生在批点中说,“这中秋的‘结尾’,不是结束,而是新的开始”,这份解读,让这夜的中秋不再只是“凄楚”的注脚,更成了“希望”的序章。

当我们捧着这部《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》,在中秋月色下重读,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都因周汝昌先生的批点而清晰起来。这部汇校十余种古抄本,梳理数千条脂批、收录毕生研究心得的善本,不仅让我们读懂了大观园中秋的“阴晴圆缺”,更让我们读懂了《红楼梦》的“真味”:它不是一部悲苦的书,而是一部关于“生命真实”的书,就像中秋的月亮,有圆有缺,却始终温柔;就像贾府的兴衰,有盛有衰,却始终藏着人性的温度。随书附赠的藏书票上印着凹晶馆的月色,夹在书中,仿佛把大观园的中秋也带在了身边。让我们在每一个中秋夜,都能与黛玉、湘云、妙玉重逢,与周汝昌先生这位“解味人”对话,在月色与诗行里,重遇红楼的美好与深刻。

《长命》是一部能载着人“抵达故乡”的书,这部沉淀了十年的作品,从新疆戈壁深处的碗底泉村起笔,沿着河西走廊的风沙一路向东,把家族的家谱、厚土的魂魄、祖先的呢喃都细致织进文字里。

翻开书,你会看见郭长命揣着家谱踏上寻根路时,鞋尖沾着的戈壁沙粒;会听见魏姑站在榆树下与亡灵对话时,风里裹着的乡音;甚至能闻到洪水冲出的旧家谱上,还留着百年前关内泥土的气息。

原来那些我们以为“回不去”的故乡,从不是地理上的某个坐标——它不是拆了又建的老屋,不是改了名的街巷,而是藏在血脉里的记忆,是祖先留在我们生命里的印记。而《长命》,就是把这些印记一一唤醒的钥匙:读它时,你会突然想起小时候跟着祖辈去上坟,坟头的草被风吹得沙沙响,那时不懂祖辈为何对着土堆说话,如今在书中读到郭长命坐在祖坟空地上,才忽然明白,故乡从没有“回不去”,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藏在《长命》的叙事里,等着我们借着阅读的光,重新踩实通往精神原乡的每一步。

## 家谱里的故乡

《长命》的故事,是从一场洪水冲出的郭氏家谱开始的——百年前郭氏遭灭族,一位母亲抱着五岁的孩子从关内逃到新疆,百年



# 月光织就归乡路

王晨辉

路,干粮袋里装着关内的麦种;看见韩连生的魂停在供销社门口,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送人的红头绳——这些碎片,不就是我们心里那些“没说出口的乡愁”吗?有人想念母亲煮的玉米粥,有人记住挂老屋房梁上的燕子窝,这些细碎的念想,在《长命》里都变成了可触可感的画面,原来回不去的故乡,早被刘亮程藏在了文字里,等着我们一页页翻开,重新把它拼回来。

## 风沙里藏着的精神原乡

刘亮程在书里写郭长命和魏姑夜里走在戈壁滩上:“月光把影子拉得很长,像祖先伸出的手臂”,风里裹着沙粒打在脸上,却让人觉得踏实,因为每一步都在朝着“根”的方向走。这让我想起自己中秋回乡时的路:看着窗外掠过的麦田,忽然就懂了《长命》里的迁徙:故乡从不是“必须抵达的终点”,而是在“在



《长命》,  
刘亮程著,译林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。

路上”的感觉,是郭长命怀里揣着的家谱不被风吹走,是魏姑手里握着的泉水不结冰,是我们心里装着的乡愁不褪色。

刘亮程在访谈里说,他的家族1961年从甘肃逃荒到新疆,四十年后他陪母亲回甘肃老家,叔叔指着祖坟说“你父亲后面那块地是留给你的”,那一刻他“头突然轰地一下空掉了”。小时候怕坟头的孩子,如今坐在祖坟的空地上,却觉得“像回到了悠远的家”。这种感觉,在《长命》里变成了郭长命的顿悟:他寻的不是某间老屋,而是能安放祖先魂魄的“厚土”。就像我们中秋回乡,或许找不到小时候爬过的树,却能在村口的老井边,闻到和记忆里一样的槐花香。原来故乡的“魂”,从不在于建筑的新旧,而在那些跟着我们迁徙的“熟悉感”:是麦种的香,是泉水的甜,是祖先留在我们骨子里的“踏实”。

书里写他们在河西走廊遇到的赶驴人,驼铃响在月光里,赶驴人说“我们走的路,祖辈早就踩过了”,这句话像一道光,照亮了我们对故乡的认知: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是“郭长命”,都在走着祖辈走过的路,都在带着故乡的“魂”迁徙。那些我们以为“回不去”的故乡,其实早被我们装在了心里:是妈妈做饭时放的那勺盐,是爸爸修东西时用的老工具,是我们为人处世时的那份“实在”,而《长命》,就是把这些“装在心里的故乡”摊开在纸上,让我们看清:原来无论走多远,故乡都跟着我们,从未离开。

## 生死契阔的永恒归处

刘亮程在《长命》里写“死是另一层活”,这句话在中秋夜里读来,格外动人。书中的鬼魂都带着“故乡的念想”:郭氏先祖的魂等着后人引他回乡,韩连生的魂攥着红头绳等着心上人,这些“温暖的鬼魂”,其实是我们心里对故乡的“不舍”,就像中秋时我们对月亮想念逝去的长辈,总觉得他们还在。原来“死”从不是“告别”,而是故乡以另一种方式,留在我们身边。

中秋的月亮升到中天时,原来回不去的故乡,从来都没离开:它藏在刘亮程的文字里,藏在我们的念想里,藏在每一次对着月亮的遥望里。而《长命》,就是让我们借着阅读的光,把这些藏起来的故乡一一找到,然后轻轻说一句:“我回来了,故乡。”